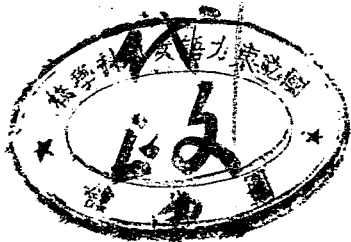


我



與
我
的
關
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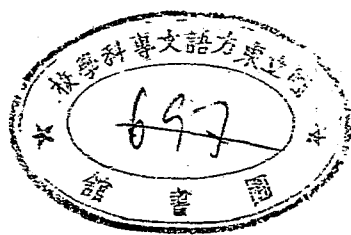


總序



MG
E0-053
2

688



122

英俄政略與戰略的關係 例言

例言

- 一、本書係得自東瀛戰史研究部對於政略兩路之關係極其簡要透徹為求國人明瞭軍事與政治密切之關係為主旨關於人名地名均照原音譯出未加查對尚祈讀者諒之
- 二、本書所論關於戰爭勝敗造因之點至為詳盡軍事與政治之機關與否關係於勝敗者尤為本書之關鍵際此外侮日深禦侮益急長期抗戰爭我民族國家獨立自由之時凡我國人不可不一讀焉
- 三、歐洲各國普通大學校皆設有戰史一門其趣旨在使國人明瞭政戰兩路密切之關係及宣戰媾和過去之歷史以作未來參考之稿矢且欲明戰爭勝敗之因者不可不手此一篇



現代政略與戰略的關係 例言



例言

近代政略與戰略的關係

目錄

- 一、緒言
- 二、千八百六十六年普奧戰爭
- 三、千八百七十、七十一年普法戰爭
- 四、千八百七十七、七十八年俄土戰爭
- 五、千九百四、五年日俄戰爭
- 六、結論

附圖

-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戰役經過概見圖
- 二、普法戰役概見圖
- 三、俄土戰役經過概見圖

附錄

國防籌備軍制的必要

現代政體與軍治的關係 目錄

四

目 錄

緒言

拿破崙曰：「戰爭爲和平之因，和平即戰爭之果。」吐拉利克曰：「戰爭係最高級政略，國民之發展，端賴戰爭以達成。」是欲求真正和平，須向戰爭中求之，以知戰爭爲世界各國絕對不能避免之事，高唱和平之輩，亦不過自諱欺人而已，兵凶戰危，古訓昭然，大之影響於國運之盛衰，小之波及於民生之枯榮，所以謀軍事之先，必須求與政治上之協調，尤賴於國民一致團結，羣起努力，以一整德國獲得戰爭最後之勝利也。現在戰爭，大都帶有國民戰爭性質，與往昔單純軍人戰爭不同，政治與統帥關係，至爲密切，必須融和一致，方克有濟，倘或一方發生缺陷，立即波及他方，故政戰二略，兩相依賴，不可須臾或離，質言之，軍事計劃方案，應適合政治狀況，政治方面，整贊戰爭成功，如此互相保持協助融洽意志，始能得最後勝利也。歐戰以後，戰敗國固憂心疾首，戰勝國亦精疲力竭，人口減少，經濟艱窘，各國憾於戰爭慘禍，紛起倡導和平，所謂軍縮會議也，海軍協定也，非戰公約也，亦即應運而起，恍如天花之續紛，降人類之福惠，其實仍歸

於種族嫉視，羈縻爭奪，和平之影未見，壁壘之堅反新，爾虞我詐，暗潮日烈，二次大戰造因已成，爆發之期，只待導火索一燃耳。

我國自革命成功以來，國際綫線已稍稍轉移，如能將一切政治，使進於良好狀況，俾國民經濟力量充足，能幫助國家，充實國防上，切準備，外交得有力後盾，政府自然理直氣壯，拆衝樽俎，不致被彌狠者，一手接頸，一手操刀，向我談外交，如此，政治與軍事互為表裏，協同一致，外侮之來，自可應付裕如，國際地位，亦即永保不替，日漸強盛矣。

立國於大地，既不能避免戰爭，而立國之要素，亦即不能不確實充備，以防萬一，所有國土形勢，內政方針，國防籌設，外交參驟，與所得國際間之同情，精神與物質之建設，軍事與政治之協調，繼續徵集於戰場之兵數，教育訓練之程度，使用兵器之威力，是否優勢等，尤不可不以理想中敵國為對象，至本國與敵國過去之歷史，與現在之情勢，更應深切認識，予以追察者也。是故考已往歷史，可知現在情態，鑑現在情態，可以揣得將來趨勢，憂國遠慮之士，不可不研究古今中外歷史，以求現在之處置，與

將來之籌備，然歷史之著述雖多，但關於戰事軍事與政治之關係，國家與替與準備雖然兵力之關係等，均無事實之佐證，一般國民多不知此等密切主眼之所在，豈非憾事，茲將近代戰爭中帶有濃厚色彩之國民戰爭，如普奧，普法，俄土，日俄，諸戰爭，述之如左，以資參考，或亦我國人所樂聞歟。

何處璞謹

現代國際關係的演進 緒言

德意志會十五世紀中葉
與奧地利亞聯合稱神聖
羅馬帝國一八〇九年德南
部有萊茵同盟起仰法皇
拿破崙之保護德意志遂
拿破崙之保德意志也
解體及拿破崙敗後乃組
會議解散萊茵同盟一八
年普魯士王威廉第一戰
敗奧地利亞建德意志
帝國以普魯士王為帝即
此大歐戰前之德國也威
廉二世竭力擴充軍備護
成歐洲大戰之後威烈二
世退位遂成立聯邦共和
國統帥權獨立聯邦共和
政戰兩略協調之原素

一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

普奧爭戰

毛奇將軍者，係在普奧普法兩戰役中，揮為大槓，因而造成德意志統帥偉業之偉人。當一千八百六十四年丹探戰事時，其名聲原不為人重視，形勢亦極不振，實處於政府之意見，多屏棄不用，雖居參謀總長之高位，關於確定命令屢被阻絕。戰況報告，若斷若續，統帥上之最高命令，大半由陸軍部傳憑野戰軍官給官。彼不過德皇之顧問而已，丹探戰事以後，深感政府干涉之礙，其影響於軍隊行動頗大，於是極力主張排斥政府之干涉，提倡統帥權獨立，實行將任在外，君命有所不愛主義，及至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普奧戰爭時，最高命令不再經過陸軍部，而由參謀總長直接授與野戰軍司令官，此時方選與其主張之統帥獨立權，故在該戰役中，得能扶植國家於不傾。

但參謀總長之作戰準備，與其作戰進行，只能為德皇之輔翼。而能依其計劃實行者，實賴大政治家俾斯麥有理解解軍事能力，及威廉第一有過人之聰明，信任之而不疑，實亦毛奇有卓越才識，富有政治思想，始竟成功也。吐拉利克所著第二卷政略中，贊揚毛奇，不但有政治智識，且能洞察事態真相，以創造觀察力，預察

統帥之性靈

將來之狀態，此所以能成第一流之統帥也。

俾斯麥所以鐵血解決國家與德，統一德國者，毛奇亦能善籌斯旨，考慮當時國際間關係，以定適合政治狀況之軍事方案，由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從事對奧作戰計劃，至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依同一方案，見籌實行，凡當時發生之種種困難問題，均一一適合政治狀態，從容解決之，其軍事方案之進行，亦不受束縛者，適應政治狀況考慮無遺之力也。

可見普魯士兵力一版
政軍協調

外交靈敏

普魯士所持之外交手段，及有利之準備，可謂偉

卓絕倫。罕與類比，此種良好外交情況，悉出於俾斯麥努力之結果，例如與俄國之友好，同法國之親善，和意大利同盟，均保普魯士政略之成功，當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普魯士王威廉第一，本無同與國開戰之決心，因毛奇窺見與國自三月以來，已着着進行戰事準備，遂於五月十二日上書於俾斯麥，質問普魯士何以對奧無準備，繼又於四月十四日上書於普魯士王，歷陳對奧作戰實施之具體意見，其書中最要且能獲得戰爭最後勝利者，有二語，即吾國欲排除在國內之各種抵抗，（諸小邦之爲反普魯士運動者，）須先迅速擊破主要之奧敵，亦能獲得最後勝利，此役之勝，實

李時謀之周密

基於此，毛奇對輿意見，雖呈遞於普魯士王之前，但至四月末普魯士王尚借普奧間糾紛，可以和平解決，不願輕起戰端，斯時毛奇復於五月三日，呈遞緊急書於軍事內局長姆特那爾中將曰，欲斯保持國家安全，不墜危殆之途，則軍事之動員，至遲於一禮拜後，即須開始行動，結果普軍動員，遂於五月三日零十二百圓決行矣，然此時德諸小邦對於普魯士，去就態度，雖有嫌疑，尚未判明，但深知諸邦軍隊戰鬥能力薄弱，且其戰備多需數時日，在此混亂形勢之下，未能予普魯士以遲疑者，足徵自信之深，與識見之深到也。

動員與冀中間，毛奇感受許多困難，不得隨意進行其預定計劃，即如最初決定招致西方國境方面之第八軍團，使用於哈來地方，與奧作戰，並已得普魯士王同意，然此後又應俾斯麥之希望，以該軍團對抗南方，而使之駐屯於萊茵沿岸，該軍之運用中間，經此變更，多謀總長毫未費問，（陸軍總長未通報此事於多謀總長故也，）毛奇遂又進言於普王，力主對奧作戰，不可姑息德意，應以彌大兵力集結於決勝方面，以期迅速獲得勝利，推究上述種種原因之發生，均歸於政戰兩路未能協同之弊，蓋俾斯麥對於軍

事與政治有關係之一切重要問題，只問其友人或關係及陸軍總長等相談商，置參謀總長於不顧，圖現一己之所欲，致招各方之疑嫉，及至六月二日，作戰行動開始之前，毛奇一躍而為普王之最高軍事顧問，益增俾斯麥心中之不平，兩間軋轢實現，亦即始於此時。

迨至普法戰爭時，普國陸軍高級軍官，對俾斯麥之反感，尙未盡釋，蓋以普奧作戰時，凡屬於純然用兵問題，俾斯麥為貫徹自己意圖計，屢屢出而干涉統帥也，原俾公帶有軍人性格，且持有軍事相當理解，自然發露其天才，故於作戰行動上，竟不能沈默而不言，反感之來，蓋有由矣。

據以上述，西方作戰不能從統帥部之意圖以實行者，乃因政治家干涉統帥權所致也，當時俾公在南德哈爾斯赫市，接到外交家謀報電文後，即以自己之果絕獨斷，電知萊因軍司令官佛肯斯坦因大將，該電文曰，南德諸部之軍隊，尙未編成完了，普軍尙能急遽前進，至夫蘭克夫脫，阿姆，萊因，迫其不能編成，可以獲得全捷，然當該電未發以前，萊因軍司令官已接受毛奇以國王意旨斯下之命令，該軍司令官竟置之不顧，而向夫蘭克夫脫，阿姆，

萊因前進矣。古雷特之決戰，奧國主力，損失殆盡，遂以威尼斯割獻於法國，希望拿破崙三世出爲仲裁，周旋調停，更企圖與意大利休戰，當時法國目視普魯士勝利，頗驚駭而嫉視之，且得威尼斯割讓之地，胡願爲裁判官，以換歐洲牛耳，不但謀與意大利休戰，且進而與普魯士之休戰，亦以仲裁資格通告之，普意兩國接受通告後，普大本營與意國有同盟條約關係，休戰之事，不得意國諒解，不能先行承諾回覆之，意國見威尼斯成爲拿破崙三世之贈物，心頗不樂，遂以武力奪還之表示，拒絕拿破崙三世之勸告。

拿破崙三世，遭此奇辱，殊非意料所及，蓋爲歐洲之仲裁者，豈權威之言，其背後必有強大武力隨之，否則不生效力，拿破崙三世，雖欲訴之武力，而苦無準備，故不能貫徹自己意願，以致遂失威信於內外。

與既見法之仲裁不成，遂直接向普魯士懇求休戰，普大本營拒絕之，且乘戰勝餘威，欲將奧軍根本殲滅，進佔其國都，當時普王左右武人，強悍囂張，意氣凌人，決有不可一世之概，獨精通歐洲政治內心之學者，頗重視法國之干涉，南蘭於普魯士之將來，

然大本營之軍事當局，則持戰勝之感，情作厚，提出種種要求，公於此種情況之下，默察普魯士國勢地位，非與奧國構時，終歸共拒法國，故極力阻止軍事當局之盲目要求，進而造成普奧同盟基礎，而挽回國於彘卵之危。

戰略爲完成政略目的之 手段

普軍主力，仍沿多瑙河岸行動中，而政治交涉，已呈有漸次之進展，七月九日，毛奇根據俾公之注意，發電於萊茵軍司令官佛青斯坦遜將軍，其文曰：法國將欲實行仲裁，我軍須據實偵測河北奔馳，以備將來在講和議場中，能爲重要有利之發言，故萊茵軍以後行動，悉依該電趨旨以行動，而達成其任務焉，法國拿破崙三世，努力與普魯士謀得直接諒解，同時以甘言嗾使意大利破壞其與普魯士所主之盟約，使與本國親善，意圖竟被其誘惑，與普魯士疏離，收斂對奧作戰之銳鋒，故奧國得乘此良機，由南軍抽出四萬兵力，而招致維也納方面。

法國取此方策，漸致普魯士於不利，此時俾公問毛奇曰：一旦法國加兵於吾國，吾人應取如何處置，毛奇答曰：只有向萊貝河後方實行退却，別無良策，於是俾公決心對奧努力行直接諒解，以寬大條件，與維也納政府，爲和平休戰之提議，維也納政府受此

條約等如廢紙國人其空

將成，幾之月三十七日簽條約。同月二十六日乃有提和斯布克和平條約。條約之成功，但此條約形式，係由法國使裁而成。實際上各懷野心，別有所圖，當休戰條約締結時，普魯士並未徵求意大利同意，故意利用軍事行動上，頗有不滿足之點，當時俾芬致書於駐意普魯士公使曰：普魯士向來嚴守同盟條約，意國四週間之休息，豈不夫於普魯士五日間之休息乎，噫，就此所謂同盟，所謂條約，不過各國談己國之利益而締結者，苟為本國利益有衝突，立即廢棄而不顧，成為國際間之慣例，本戰事末期，與最近歐戰中意大利之行動，其實例最為顯著，貝勝曼曰：事臨危急時條約亦不過此耳。若夫不謀國家興盛，精方之修養，一味對人講條約，以為忠實可恃，不能意於國際關係變化，終不免噬臍之悔也。

虞舜強麗爭之世，商湯論詩和爭，武王論疾屋諸家，國際間距有必強要言耶？不承謀自強，而尊偉公理為後援，未有不相滅亡者。世有不無廢條約，既圖勢任難為懷，隱隱未至淪落者，豈遊刃隨處，憤憤者不忍斷其，則以饒倖處於均勢之下，特以苟延殘喘耳，傾地勢之，可暫而不明久，一旦均勢

破裂，弱國不要其蹂躪者矣。一應觀史冊所載，被保護者有之，被戮滅地者有之，橫瓜分者亦有之，要皆不知自立為之真階，入必自悔而憐憫侮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我有取亡之道，我不自責，而責人之侮我，不亦太愚乎，欲保持政治獨立，領土完整，徒恃盟約之信義，而舞弄大軍隊之養成，與神拜建設為之後盾，徒託空言，毫無裨益，故近東一帶，擾攘有年，如亞美尼亞民族之流離轉徙，卒不能恢復其故土，喬治亞之被赤俄攻取，亦以無法干涉，任其佔領，故曰欲求不亡，責任自強，吾人對爭自由之長期抗戰應有深切諸證也。

魏略觀光遠到

普魯士阿意大利對奧休戰，係以政治理論為根據，俾公鑒於普法衝突之時機尚遠，故所取之手段，皆與拿破崙三世以而目之保持蓋而博取其歡心，本休戰若用軍事眼光觀察之，奧國固未受敵國何等打擊，且得許多利益，並招攬其北軍於維也納而集結之，五百萬休戰告終時，普軍約二十萬居於多瑙河畔，奧國擁兵二十八萬，位置於大河後方，且防禦上頗占有利形勢，但奧軍雖占有利形勢，而不敢與普軍續戰者，非受遠方意軍背後威脅，實由於普

毛奇之政略眼光

魯士萊因軍之進迫，與彼同盟之德國諸小邦無用，及與北軍之慘敗，國內財政陷於悲境，感受繼續作戰之苦，且匈牙利亦表示可憊態度，不能不促使奧國積極媾和也，如上所述，在捏和斯布克會議中，奧軍占得有利形勢之一因者。即因普魯士第二軍追擊行動失於適當，使奧國容易集結其北軍於維也納附近，此種現在狀即本例所示，軍專一旦生出缺陷，立即予政治以惡劣影響，幸而普魯士在他方面獲有相當利益，為之補救，未致蒙巨大損失也。普拉古和平會議，八月二十三日告終，本條約之締結，亦同時出現，常會議中法皇拿破崙三世，方在法之西部國境，私心竊慰以為酬償，行且至矣，當時毛奇語諸傳公曰，一欲想振作自由爭取於東西方面，須速與奧國締結和平條約，在普拉古會議中勿拘拘於小節，致阻條約之進行，並以位在貝麥及美聯地方普魯士之陸軍，能得自由活動為主眼，所可慮者，惟恐法國以割取領土來相求，對此要求之處置，不可不統一結合德國全土防護之，以盡普魯士之使命，但進行使命時，現在為唯一無二之絕好機會，故應積極結合全德實力，並放棄已佔領萊因南方地域之大半，或全部，與奧國同盟，以對抗法國，與德諸邦謀進提攜云云。一觀察

當時國際關係，算定法奧及南德諸邦之兵力，判定法奧兩國如不協約，法國無單獨與德國進行戰爭之可能，此項說明，乃明示政治手段與軍事策復雜關係，不僅足爲普相之參考，且足爲軍部情況判斷立案，與輔翼政策之良好參考材料也，又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至一千八百七十年期間中，毛奇屢屢以類前之情況判斷，呈送於政治總樞之德相，用作參考，殆深悉軍事與政治之不容須與成離也。

一八七〇年——七一年普法戰爭

普拉古會議之前後，拿破崙三世有割取德國領土之要求，均被俾公以巧妙手段拒絕之，至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拿破崙三世擬奪取盧森堡大公國於荷蘭，而竟因北德聯邦以宣戰之威脅聲明，不得已而中止，因此法國與德國之戰爭，爲形勢所迫，卒不能免，斯時毛奇考慮將來對法作戰，南德諸邦，決不能期其援助，不但不能起而相助，且與國且立於助法之趨向，而愈增其勢，若不迅速擊破奧國，強之屈服，不能策定對法作戰計劃，依毛奇軍事上之見地，主即與法國開始作戰以謀，普國之利益，蓋就普軍今日之編制，及裝備與教育訓練之程度，其卓絕優強，爲他國望塵難及者

苟再經五年，德陸軍日漸改善，普法兩軍之差別，恐不若今日之顯著，且開戰時期愈早，愈能操勝左券也。緣此，今後五年間，普法戰爭，既不能免，何若利用現在時局，確定與彼作戰適當之謀，總長本此見地，進言於德王，而俾公與彼之感情，不免因此而生芥蒂焉。

俾公常有以下之信念，彼云，戰事須由敵國之壓迫，出於不得已而用干戈，乃為正義，如此，不惟能博得中立國以同情，促起國民之激憤心，且能獲得最後勝利，故對於盧森堡問題，反對毛奇即時開戰之主張，惟俾公向來主張以鐵血完成統，德國者，與法國開戰，亦為彼所贊許者，不過時機與理由上尚須慎重考慮，非可冒然輕舉以從事，蓋俾公之政策，絕不遲疑不決，甘予敵人以先制良機也。關於此種事實，可見俾公回憶錄中記述有云，參謀本部青年將軍與老練之戰略家及其指揮下之軍隊，應以自己能力，發力於發展指導及歷史之製造，軍人與軍隊尚無充裕精神，實不足以有為也。雖然戰爭波及之限制，與各國民所希望之和平，莫不期待政府當局，為之努力，軍事當局則不能顧慮於斯。

以近所述至一千八百六十七年，普魯士不能得南德諸邦援助之

情形，迨至翌年，普魯士與南德諸邦結定攻守同盟，遂呈出有利之形勢，但與國態度終不免有所可疑，故開戰之初，毛奇以普軍一部以防奧，以主力及南德諸邦各軍，攻擊法國，而以之策定攻擊計劃，

法軍制度不良無充分準備

軍制制度之關係

至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戰爭開始，其間雖有種種之變化，普軍終因獲南德諸邦之助，開戰之初，即佔優勢，而博得勝利焉，當時法國鑒於普魯士持有充實武力，及其優強戰爭成績，與時局之漸次緊張，遂銳意於軍制改革，軍備擴張，於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倣效普奧戰爭時普魯士之軍制，採用國民皆兵制度，除現役五年預備四年之常備兵役外尚設有國民兵制度之補助軍隊，但此新兵制之特徵，於改革後數年中，難得戰時所要人員，故普法開戰時，除其步兵所有夏斯泡槍優於普魯士外，其他預備役兵及國民兵，當然不能達其所望之要求也，且議會中，又不斷主張節約軍費，軍事進行，自亦受其牽制，當一千八百六十九年開戰之前年，新兵徵募數目減少，數萬軍事預算，亦削減甚鉅，本戰役中，法軍所以遭慘敗者，即由於平時軍事設施不完備之所致，此等重資，政府固無可推卸，而議會亦不得辭其咎，拿破崙曰：以劣勢兵

政軍實道而馳

歐戰兩路之不協調

力以實施戰鬥，亦可獲勝，然於戰役上，欲獲勝利，則不可能，苟欲獲取戰爭勝利，須當保有優勢軍隊，當時法政府及其議會，完全忘却此等真理，以致陷國家於慘敗之地。

法國慘敗之主要原因，由於軍事制度不良，已述於前，亦即中央權度集權，及戰時所要之高等司令部，及大單位軍隊之編成，均付缺如之所致，平時既無適當設備，臨時又怠於適當動員準備，且拿破崙三世晚年，極端傾向自由主義，表面雖努力確立皇帝支配權，與增大其支配權，而事實上適得其反，議會政客跳梁跋扈，齟齬現象，層出不窮，作戰行動，與作戰統帥，均受內政牽制影響，例如萊茵軍指揮之優柔不斷，夏崙軍之全滅於賽丹，悉為內政問題之所致也。

聯勢兵力對優勢兵力

普法爭戰，前數年間，拿破崙三世，自居於歐羅巴指揮者地位，以逞其功名慾，自表面觀之，其所以如此者，似有偉大勢力為後盾者，但以毛奇觀之，法國軍隊之缺陷，與其軍隊之不足畏，早已了然於胸，迨至本戰役開始之初，法國果以二十萬裝備不完之軍隊，配置於國境，以應付四十萬之精銳普軍，越時不久，普軍又增加五十萬，法軍對之，益形見絀矣。

外交問題之重要

徒依口舌外交遂致失敗

本戰役動機，起源於西班牙王位繼承問題，法軍輕率從事，外交上毫無準備，即如助法之奧國，於開戰之初，本應迅速對普開始戰爭，攻取南德，祇以未能貫徹必要條件，致不能進行如意之戰爭，且意大利爲羅馬問題，對法亦無好感，未幾奧意兩國以鑒於德軍屢獲勝利，乃決然表示中立態度，遂陷法國以孤立，以弱勢之法，抗優勢之德，勢成騎虎，欲罷不能，當時不以強實力，流血慘戰，貫徹其擴大領土企圖，徒依口舌外交，以與強有力之德國及有堅確國是之德國對抗，螳螂當車，其失敗也宜矣。

在本戰役進行中，普國政治當局，與用兵當局之關係，足爲吾人教訓者頗多，茲略述於下：

威廉一世能調和政軍情

本戰爭中，建樹偉業之俾公與毛奇，兩者之間，意見屢起衝突，感猶時生隔閡，兩者對待，各不相讓，所幸者英明之威廉一世普關和雙方情感，始終貫徹連戰連勝之戰果，未至現出破綻，設無威廉一世之英明，此戰役結果如何，終難預料，或致普軍於深切寒心，亦未可知也。

此兩者之軋轢，在千八百六十六年，普奧戰爭時，本已露出痕跡，及至普法戰爭間，軋轢極度，較前尤烈，本戰爭間，毛奇將軍

知己知彼之必要

，凡於國王前討論軍事問題時，拒決俾公參預其間，沮伯美大將軍俾公對於毛奇將軍，屢爲非理要求，凡作戰上諸種計畫，不經國王先行裁決，先須提示於彼，兩者感情險惡，所生之諸種影響，與波及戰況之進展，關係至鉅，故應積極圖謀協和，俾利於軍事，但幣者仍固執不讓，本來俾公爲德皇之輔翼，居於最高地位，按位置上關係，其所要求，亦不爲太過，而毛奇依然依己所欲，終拒絕其一切要求焉。

俾公於作戰進行中所主張者，與賽丹會戰前所主張者，悉發用兵無比類之毛奇將軍却不納，俾公因抱不快之感，微露辭職意，關於軍事問題，常發表其偉論於他人，以紓其鬱鬱之衷，蓋亦苦矣。

八月十四十六十八日，凡爾登周圍之會戰，普軍不知法軍持有精銳夏斯炮鎗，故未取適當隊形及適當戰法，冒然與之接觸，當時普軍步鎗射程極小，發射遲緩，徒以蠻勇肉彈，實行衝鋒，而與法軍以良好標的，遂蒙莫大損失，然普軍終完全包圍法之萊因軍，壓迫於凡爾登要塞中，又將夏崙軍消滅於森丹，犧牲所得，足償其所失，以卸建偉大事業之前，必有多數之犧牲，俾公雖爲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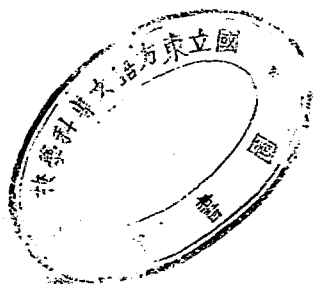
政路目的應有限度

攻擊精神旺盛

人，而缺乏戰史智識，於該會戰之餘，深以慘苦犧牲爲慮，以尊重人命之說，非難統帥部，殆未見夫重多里夫大王與拿破崙一世所以建成大功者，均由莫大犧牲中而得也，普魯士第三軍及麻斯軍，驅逐殘敗之法軍到達巴黎附近，因攻城之材料，尙未到着，且如斯大規模包圍動作，爲往昔所未經驗者，在躊躇遲疑間，俾公遂不能緘默，乃以迅速攻擊巴黎，勿待攻擊材料之到着爲言，但又言戰爭應有適當限度，繼續突進法國內地，圍攻巴黎，有自招敗滅之危險，戰爭局勢，偶一變化，和平之期逾近，時局之解決，愈感困難矣。

普相與參謀總長之傾軋，意見之扞格，曾敘於前，彼時普大本營布崙道特中校擲長云，圖人爲毛奇心腹，所論軍部中之意見，恐招擁護一方面之嫌疑，但普軍用兵動機，則甚明瞭，茲將其所論之網要，揭示如左：

賽丹大勝後，法國上下抵抗之心，迄未衰滅，故須續行戰爭，迫法軍於窮途，攻略巴黎首都，始能屈服其心，而結城下之盟，苟此時中止戰爭，法國尊大之心不滅，畏縮之念未萌，欲期其甘心承認和平，忍受普國一切要求，恐勢所難能，凡軍隊之進退，爲



考慮自國利益，而決定不澈底之和平，須立於不得已之境遇，方能承認之。

九月一日以後，普軍用兵方針，當獲迅速之勝利，故敵國抵抗意志，爲之屈服，而光輝和平目的，於焉達成，茲將該作戰指導要領概述如左：

一、使巴黎陷於孤立，而佔領之；

二、占領之耶爾造斯全部，及勒德林根之一部，俟克復和平後，歸爲普魯士領土。

三、確實占領普軍必要之連絡地帶。

四、盡普軍兵力，擴張占領巴黎，及其他要塞周圍地域，就占領此地域之軍，並可擊破解圍巴黎前進之敵軍。

九月一日以後，普軍之行動，決非容易者，蓋攻圍巴黎，及擊退同要塞之解圍軍，乃爲普軍重大困難事業，且兵力不充足，故困難程度愈較增大，而當時尚有提倡奇異議論者，即於凡爾登周圍大戰後，或賽丹會戰後，普軍應中止攻擊，而退却至耶爾造斯及勒德林根，占領該地，以拒止法軍之來攻。

此等議論對於整頓敗軍陣容，與行第二期戰後，必要準備之唯

手段，然普軍退却至耶爾造斯，及勒德林根，無重要事項可爲，徒爲整新武裝，收拾軍馬而退却，不惟空費時日，消費極大給養品，而增重祖國之負擔，且至數月後，法軍準備整齊來攻時勝敵誰屬，尙不可知，縱使普魯士勝利，擊退敵軍，爾後普軍之動作，仍留止於現地耶，抑或尾追而攻擊之耶，誠屬疑問，苟進而攻擊，何不行於數月前，侵入其內地，一鼓而擊破之，况彼時敵軍武備尙弱，普軍乘勝利之聲威，藉振作之士氣，勢如破竹，定奏奇功，時機前後，相去不遠，孰易孰難，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爲退却議論者，可謂無足兵智識，軍事門外漢，信口雌論，所見或甚淺也。

以前所述論調，爲當時軍事當局，對於俾公露骨批評之代表，然俾公所議論者，乃依當時之情勢及經驗而來，決非無根據之言也，試讀俾公所著之（思想與追憶）所云，交戰國政府，不可單注視於戰場，須有觀察地方眼光，蓋用兵任務，雖在壓倒殲滅敵人，而戰爭之目的，須適合於國家政策，且須活動於政治條件之下，以征服敵國，故確立由戰爭應達成之目的及限制，並關於此等陳述於國王之責任，不論何時，應由政府當局，任其一切解決方

戰爭進行中應注意之 件

法，於戰爭進行方法上，有莫大關係，戰爭進行方法及手段，惟視戰爭達成之目的，如何而定之，應否要求割讓領土，及應否保障占領之領土，此種主張與時機，有無其他影響，以至軍事上，外交上，有無其他強國，及敵之同情國之顧慮，或會商與會議等，內國政黨態度如何，有無中立國之干涉，並繼續戰爭，有無危險等均須隨時慎重考慮之，非可冒然從事者，蓋困難問題愈繁，由戰爭移於和平適當時機之判斷愈重要，然為欲期以上之判斷不誤計，非澈底明悉歐羅巴政治不為功，此政治優劣程度，陸軍當局，不能與政府當局相爭較者也，證據與戰爭終局，捏克斯布克會議，可以了然此旨矣，戰爭與和平問題，本屬政府當局之權限，決非以技術用兵見地所臨解決者，政府中有責任諸官員，關於諸般情況，及戰爭程度，均具有明瞭智識，對於國王，得以盡籌所及詳細陳言者也，以上俾公所言，持論殊當，為鞏固國家防衛，故徵求軍事上必要之見解，而希望其報告戰況於政府當局，並非直接干涉用兵事項之謂，幸毛奇於軍政之區別，亦頗具明達見解，威爾賽克和平會議，對答國王諮詢之最初發言，讓之以俾公，不願招人排議，即可以知之矣 叱拉糾克曰，一戰爭者為繼

續國家政策之他種手段也，一戰爭間政治與用兵，互相交錯，政治當局與統帥當局，意見屢起衝突，爲不可避免者，本戰爭中，俾公與毛奇之軋轢，即出於斯也，在實際上，內閣總理外交總長與參謀總長之權限，非理論所能判然區別者，惟統帥之任務，只在殲滅敵之武力而已，苟不越斯範圍而干涉其他，庶無遺憾焉。本戰爭間普軍大本營毛奇之幕僚，夫溫柏美大將曰，戰爭爲政治之手段，故用兵不可不依屬於政治範圍，嘗決定和戰時之發言，亦寄屬於政治以內，惟決心之重要基準，須算定彼我兩軍之武力，及兩軍之評價，以判斷之，所謂軍事之成功，亦即達成政治之目的矣。

用兵之目的，非僅擊破敵方兵力而已，既已擊破其武力，更須使敵國屈服於我政治意志，始可謂完全達成軍事任務，苟不準此，勢必中道斷絕戰爭之念，爲達成戰爭目的，應如何決定作戰方針，如何使用我之武力，悉隸屬於作戰範圍中，故爲軍事當局所應考慮之問題也。

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毛奇於決定關戰後有言曰。「戰略爲達成政略目的之手段，其行動本不可全然離政治而獨立，換言之，統帥

部所選擇之作戰目的，須依政略目的以進行，而作戰之實行，依軍事之見地，以行指導為適當，「又據其慎重考慮之結果云，「政治在戰爭中有高上之要求，與限制縮小戰爭之必要，而戰略常宜以其所使用之武力，努力從事，以建偉大事業為要」一千八百八十二年，毛奇稍變更其見解云，與戰爭進行有重大關係者，為軍事之成果；至於軍事之成功與失敗，應如何利用之，乃為政治之最上之最大任務也。

吐拉糾克云，政治之要求事項，苟不適合於戰爭性質，猶如無使用樂器智識，而強為樂器之使用，未有不犯過失者，以俾公天資英才，尚且缺乏樂器使用智識，況法國甘比達，及其幕僚夫索內乎，其缺乏此種智識，無足怪矣，彼等以共和政府樹立後，所編成之民兵，與久經鍛鍊之普軍相頡頏，可謂不知己而又不加彼也，且甘比達素以文官可任戰爭指揮，納技師學者新聞記者於其範圍內，所有陸軍將官，悉為偏狹無能人物，不足委以戰爭事宜，竟以實行戰爭事務信任於學者及技術家，故甘比達於情況緊切時，類變性急命令，要求各將官以不可能之事，強其所難，何可期以成功也，迨至一千八百七十年十二月，在奧盧安附近，拉爾軍迫於

門外漢不能担当門內事

覆滅危機時，甘比達及其幕僚推讓其責任於多來軍司令官，其書曰，予所指揮之貴官所屬第十八第二十軍團及臨時部署之第十七軍團，今後此等部隊之指揮，悉屬委於貴官，蓋法國所編成軍之數，雖遠勝於普，而終不能擊破攻圍巴黎之普軍，救出國都於安全，其素質如何，可以瞭然矣，甘比達不考慮軍隊機動力，不思量軍隊之素質。與教育訓練程度裝備等而以遮斷普軍背後連絡線之奢想，下達分進合擊命令於諸軍，其結果不啻與普軍以各個擊破良好機會也。法軍因受此痛苦經驗，故於最近歐洲大戰，凡統帥軍隊者，均以富有軍事智識軍人任之，振起自由不羈之手段，發揮用兵之技能，且關於軍官人事，亦委諸於此等統帥者專斷之，此為擊破德軍而達成普法戰爭復仇雪恥之主要原因也。

甘比達之為人，特有熱烈愛國精神，與自然努力精神，頗堪讚賞，惟其軍隊為數雖夥，（約六十萬）多徵自受少訓練之民兵，且又缺乏戰備，至開戰前及開戰當時，始為臨時積極補充，此其不能成功之一因，又其用兵習慣，常利用集團勢力，僅可於普軍一時之危險，而不能達成戰略之目的。

千八百七十一年一月，巴黎開城請和時，多數國民，尙欲繼續任

人類根性弱點與戰爭關係

戰，其抵抗手段，雖未全部失去，而戰爭意志，則已多趨於萎靡，終不能不認爲戰敗也。吐拉糾克曰：戰爭本爲人類之活動發展，爲徹底矯正人類弱點根源之所在，又曰：戰敗實經驗刺激之教訓，與想像刺激，迥然不調，經此實驗刺激感覺作用，始終不可全然消滅。且敵之優越事實，非預先所能了悉者，一經交戰，可以完全明瞭。

國家貧富與勝敗關係

法國自開戰以來，連戰皆北，所以能行如斯長期之抵抗者，其原因顯國家豐富而已，考戰爭中所支出之戰費，與賠償普魯士之鉅款，足以證明其國家積蓄之豐厚，該款之由來，固多出自募集公債，而公債價格，超過額上紙幣及證券價值，經過長時戰爭，不變常態，而維持祖國於不亡者，全賴國民以至誠愛國，及本國銀行與實業家之獻身努力而得也。

國貧而兵強

戰勝之普魯士，其財政情況，反不若戰敗之法國者，由於一般民衆愛國心，遠不如法國，本戰役中，普魯士應募成績，小資產家從事應募，尙稱踴躍，大資本家及銀行，均躊躇觀望，缺乏熱烈活動精神，此爲普魯士國民之一大缺點也，本戰役間，普軍全部活動於敵國境內，凡軍隊所需物質，多徵發於敵境，且獲有鉅額

軍稅，及罰金等爲之補助。

最近歐洲大戰中，德國財政景况，較諸五十年前，有顯著進步，爲人人所公認者，當普法戰爭時，德諸小邦尚未脫離弱小地位，彼時法國經濟發達狀態，長於普魯士者約三百年，此普魯士所以不能與之比肩也。駕者也，觀普法戰役事實，可謂富國弱兵，與強兵貧國相戰爭，故統帥學政治及經濟，在平時須密接保持連絡，以避免戰時不愉快之衝突，與狼狽行爲，而發展良好戰況爲要。

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七十八年俄土

戰爭

一千八百七十六年早春，賽爾比亞受俄國義勇兵之援助，與土耳其布告宣戰，發端之後，戰爭規模漸次擴大，至同年十一月，俄國以兩月休戰，強行要求於土耳其，土國賴有英國爲援而拒絕之，俄國竟動員一部軍隊，以武力出而干涉。

當時俄帝亞米桑二世酷愛和平，不欲與戰，而國內斯拉夫運動甚熾，極力主張以武力干涉，俄帝不得已允之，當時俄國威澤西斯候爵，對此情形，發言如左：

應根據對外政策以定教育方針

觀此可知外交政策無一
非採取攻勢者因攻勢之
外交有種種優點
一、積極的統是擴張領
土
二、消極的我不犯人
不犯我

政府不可以國民感傷與奮，而左右其行動，須依國是國策而行動之爲要，予根本不信仰現時國民運動，吾人以吾人之骨與血可爲賽爾比亞人犧牲，信仰之同一與否不論也，但宗教戰爭，爲最惡之事，土耳其雖爲國教徒，亦屬信仰神意者，以慈善基督教之手眼，出而要求回教徒爲無意義之動作，既不能使回教徒爲基督教徒，何若保持自己之信仰，安享自己之所樂，而不干涉之爲愈，况順從曠大暴動斯拉夫之意旨，決不能邀得彼等之歡心，而隣邦惡感益愈增大矣。

在本戰役前，俄國爲求得南方地中海出口，與土國屢屢訴以戰爭，本戰役起因，亦由於斯，俄國欲解放勃牙利，而收置於其勢力之下，爲達成此項目的，故有此次戰爭，英國所以援助土耳其者，爲防止俄國出地中海，遮斷英國與印度之交通故也。千八百十七年一月末，俄國與奧國，締結協約，故於俄土開戰時，與國表示好意於俄，而守中立，並約定以奧國防止他中立國之干涉與仲裁，俄國對奧國，好意之報酬，承諾合併奧國領土波斯尼亞與黑塞哥維那二州，以改善巴爾幹基督教徒運命爲理由，而公然發表其意旨，然實際上，俄國懷有南下野心，而土耳其爲內政問題，

斷然拒絕外國干涉，致起衝突，英國看破俄國寓意所在，乃決心援助土耳其，而土耳其之決心，亦遂因之愈堅彌矣。

俄國察知土耳其俱有鞏固決心，並知其必有頑強抵抗，欲達成其政策之目的，大軍應以迅雷疾風之攻勢動作，侵入土耳其國內，以擊破其武力，然俄國雖有以上之決定，而作戰行動頗遲緩，不能與政略目的相一致，僅以四十六萬軍隊動員輸送於歐亞兩戰場，而使用於主要戰場，巴爾幹方面之作戰軍超出國境者，不過十五萬而已，蓋不以軍事威嚇敵國使之屈服則已，苟有此目的，一旦敵國出真意以抵抗，而單以軍隊動員集中於國境，不即時開始作戰，豈止無戰勝效果可觀，反多招暴露弱點之不利，且為敵人得我內部弱點存在之證據也。

俄國於開戰時，軍事行動，所以不澈底者，緣於政戰兩略不協調及無堅決之決心，以致徒耗鉅額財產，與多數生命，結果不免失敗。

俄國參謀部之記錄云，使用於巴爾幹半島之作戰軍，為援助俄國外交要求，以示威運動目的而編成者，俟交涉發生頓挫，再行真面目之作戰準備，然開戰延期已至四月，而俄軍編制尙無上述性

政略確定與否與勝敗之關係

無完全之軍事準備以恫嚇手段屈服人國則危甚

實，此其不能立即進擊之原因，其戰鬥能力之薄弱，與夫不能達成戰爭目的，於此均已暴露矣，俄軍於七月末，在勃牙利境內僅有八個步兵師，而前衛前進過早，至多腦河與巴爾幹山脈間有不得不對於三方面作戰之情態，其兵力從此始漸次增加，八月初，達至十二個師，九月初，達至十八個師，十月末，達至三十一個師。

亞細亞戰場上之俄軍，擊破土軍加爾斯，又巴爾幹方面突破巴爾幹山脈後，中途躊躇，不敢直進以佔領土國首都君士但丁者，蓋因歐羅巴諸國，公然表示敵意，及英國地中海艦隊，已進入他大尼里海峽，且有確實準備，出以威脅或干涉故也，按俄國之行動，所以陷於自繩自縛境遇，並惹起歐羅巴戰爭者，其缺點所在，不惟本國政策未能澈底，即軍事外交之進行政策，亦無充分準備，竟冒然開啓戰端，從事戰爭，致所冒之嚴寒酷暑，斯耐之困苦缺乏，及勇戰奮鬥之軍隊成績，完全委諸泡影，結果惟有徒勞無益，損失生靈資財而已，可不慨歎。

五 一千九百零四年 五年 日俄
戰爭

戰爭間政策與統帥，能始終保持一致協調，而達成戰爭目的者，當以日俄戰爭爲最完善，並爲近代東西戰史中所罕見者，此固賴明治之善於誘導，而當時政治家與用兵者之間，富於融通意志精神，亦屬不可多得者。其中國家元勳中山縣元帥，乃係武人出身，而有政治素養者，又多謀總長暨內閣諸人於戰役經過中，莫不極力圖謀軍事與政治之調和，且在戰地之大山元帥，兒玉大將等，與國內權要，始終交換意見，而無些微猜疑，凡戰役中，政略與戰略各種複雜交涉問題，均得圓滿解決，而政策方面，專由援助統帥，且善於利用戰果，統帥方面，亦善於順應政略目的，不逸出軌道，相依相待，乃博曠古大捷，達成戰爭目的焉。

當時日本之財政狀況，與作戰之關係，茲略述之。

日本在日俄戰役中，約需總額十五億一千萬元，其來源如左：

內外債及一時借入金 約十四億一千九百萬元

一般全國之增稅

約一億八千二百萬元

特別增收

約六千九百萬元

官有物之收稅

約一千九百萬元

其他軍資志願捐助等

經濟與戰爭之關係有如 此者

以上所列各項充實戰費，迄至戰爭末期，在內地所有準備兌換現金，不過一億一千六百萬元。

日本公債，在開戰當時，比倫敦市價亦常下落，因此日本之財政，及經濟狀態，並日本之武力，對世界之信用，遠不及俄國，於千九百〇三年二月，以八十四磅四分之英金市價之借貸，千九百〇四年三月，即開戰直後，已落下六十四磅餘，此後因戰勝之影響，漸次昂騰，達九十一磅餘，但未影響及俄國公債之市價。就以上之事實，可知日本當時外債募集之困難，及其不利矣，又可想見其財政當局之苦心，而戰爭初期所募得外債之利息，少則七分四厘，多則曾達九分五厘，爾後因日本軍屢戰屢勝，已為世界所認識，復因國民愛國精神，內債募集良好，穀米豐收，及養蠶貿易之順調，更依兌換制度維持等，漸次雖能以有利之條件，募集外債，然最低之利息，尚為五分五厘，最高六分八厘，因地之資金，漸次已呈缺乏之象，至千九百〇五年秋，若再繼續戰爭時，非全核外債募集不可，然而詳細考慮繼續戰爭，及戰後之經營，帶來外債之募集，亦是極不容易之一事，雖有多數之國民不滿足之講和條件，而戰爭又不能不終結也，德國夫拉伊他將軍曰

，現代之大戰，決不可輕視資本主義之價值，感受資本主義痛切影響者，爲日俄戰爭時之日本，假使倫敦及紐約市場歡迎日本公債，則日本統帥部，更得活潑其作戰之實行矣。以財力不充分之日本，與主張極東優越權之俄國，冒險開戰，而竟獲得所欲得之勝利，足見上下一致，毅然努力之精神也。

日俄開戰前，俄國在極東之準備、並未完成，只擬恃其國力及強大陸軍以威嚇日本，而使之屈服，然日本當權者，對於俄國使用於極東之兵力，並西伯利亞方面給養輸送狀態，頗有精細調查，據判斷結果，開戰愈早，愈能獲得利益，故決心斷然以行此大戰之開始，當時俄國軍事上，既無充分準備，而政策上又無澈底見解，其失敗原因，可謂與土國戰爭同出一轍，此外失敗之因，俄國當戰爭中，以常備軍團對巴爾幹及歐羅巴方面，虛張聲勢，使用於滿洲戰場者，多爲預備編成軍，而常備軍居其少數焉，不以充分之軍事準備，而欲達成收略之目的，豈不戛戛乎難哉。

戰爭中俄國之財政，概呈良好之狀況，「武伊子一伯爵之財政政策，以對外增大信用爲主要目的，開戰當初，俄國對外國定購有莫大之軍需品，且因償還國債利息，又須有必要巨額之現金，依

外債而禁止現金出口，主要的在巴黎柏林募集已得有所望金額之良好成績，此後因奉天之敗戰，及在日本海俄國艦隊之全滅，而俄國對外信用，已呈搖動之現象，在巴黎新外債之募集，已歸失敗，不得已以極不利之條件，向德國銀行團募集一億五千萬之盧布。開戰當初，俄國之戰費，每月雖約需五千萬「盧布」，爾後不得已而增大，千九百四年末，每月平均約達八千萬至九千萬之數，千九百五年以後，每月約達一億或一億以上。

俄國公債一層，不僅未影響市價之變動，而戰爭末期，俄國銀行，尚存有十三億「盧布」之現金，所以在俄國兌換制度上，可云廢除，因無一錢公債之募集，尚饒蓄一箇年之戰費，是以在和平會議時，俄國全權代表之態度，異常強硬，此其主要原因，由此觀之，日俄戰爭，可云未影響及財政也。

六 結論

戰爭為繼續貫徹國家政策者，故決定和戰，與決定戰爭目的，及其指導之方針，均由政略方面任之，為此種決定時，須詳細軍事上之情況，參考統帥當局之意見，釐定彼我之兵力，素質、裝備、教育訓練程度，及精神物質準備之程度等價值，與勝敗預斷之

數，以爲判斷之基礎爲要，戰略在政略下以行動爲本則，則政戰兩略，彼此宜各守限度，不相侵犯，然後可以圓滿進行戰爭也，然此不過屬於原則之區別而已，就事實上以各個保守協調，乃爲至難之事，並爲古來戰史所證明者，考察已往之戰爭，除本國所處者外，能以統轄政戰兩略，保持協調之英主名將，爲夫里大王與拿破崙是也，能以決定戰爭之大方針，於政略範圍內，作不絕的支援統帥之賢明政略家。爲歐洲大戰中之來多，及黑古，克西漫索，夫敖秀，與柏丹是也，彼等專心一慮進行由政略決定之戰爭目的，而統帥當局，亦能受國家政策之指導，不逸其軌道，政戰兩略能如斯保持一致協調者，誠屬不可多覩者也。

政治家須理解戰爭之大旨，俱有軍事一般智識，方可干涉統帥，否則一旦要求統帥不可罷之事，或爲用兵細節上之干涉，而掣肘統帥，或怠忽於援助統帥上必要之設施，均爲絕對不許可之事，並須理解平時在國際上爲權威之發言，或爲國民貫徹正當之要求，背後不擁有強大武力，恐難如願進行，是以政治家應努力與軍部連絡，以詳悉各國軍備之情況，及不時之變化關係，以爲內政及外交指導上之參考焉。

千八百九十年五月十四日，在德帝國會議中，毛奇將軍關於軍事費之說明曰。

帝國會議及國民之愛國精神，向來提出鉅大金額，充作軍事費，殊可欽佩，假使吾人不提出多額軍費，則我國財政，可以呈出極有利之狀態，然國家存亡，不能單以財政良莠為轉移，苟軍事方面缺乏抵抗能力，使敵軍侵入我土，而無阻止之力，徒有良好財政，將奚為焉。

欲置國家於磐石之安，必須有完備之軍事與整然之國防。然軍備極度擴張，至於無限制，亦所不許者，須視國家之人口財力，並考慮國家之國際地位，與鄰國兵備之關係，而整備以必要之國防軍備，平時依此軍備保持國際威信，一旦有事，藉以擁護國威國權焉。

昔有人專於經濟徵兵軍備標語之下，提倡民兵制度，每年以少數經費，招集多數壯丁教育之，此教育方法，依審慎研究之結果，猶有未盡善者，以短期教育之民兵，絕不能行有威力機動之戰鬥動作，換言之，非徵兵制度不能有機動之戰鬥動作，亦即教育訓練程度之問題也。現代大軍作戰要求，須持有優秀兵卒，方能急

速終結戰局，且爲速戰速決主義者必要之條件，况戰爭不以攻勢，不能迅速解決戰局，不以攻勢，更不能強制敵國，屈服於我之意旨之下，民兵素質惡劣，不適於攻擊作戰，爲戰史中常證明者，烏可爲理想之空談，益見徵兵制度之不可忽視也。

現時交通通信技術之進步，科學經濟關係之廣汎複雜，世界一隅，惹起戰爭，立即影響於全球，苟無充分準備，一旦國民經濟感受威脅，即致國家於陸危，故政治家有盡量促國民諒解軍備之必要，涵養其國防觀念，使其覺悟充實軍備爲國民本身求利益，非無益之創設，於國民者，亦應以其經濟助成之，使國家軍備充實，苟限於經濟，亦應以徵兵制爲主，不得已以民兵制度輔之，以維國運於不墜也。

大戰者，係數國對數國戰爭之創語，非一國對一國之意義也。歐洲大戰後，具有世界眼光者，曰世界大戰，不久實現於榜東。鑄言之，即各國在我國爭逐經濟權利也。市場獨占也，判斷此種大戰之導火線，亦即各國在我國爭逐市場獨霸，經濟權利獨占，不可解決時也，夫歐洲大戰後，各國產業衰落，經濟不振，理有固然，雖欲戰爭，力有不能，於斯出國際聯盟會，軍縮會，九國公

約等和平方法以維持之，殊不知此項和平維持，可暫而不可久，因市場獨霸，經濟權利獨占之原動力，已超出維持力，為無限制之直上，舉民國二十年九一八暴變後，巴黎國聯會，即其明證也，國聯會會員國，因日本武力有完全準備，而會員國多苦於歐戰後無完全之準備，不能予日本以強制，換言之，或各國留有侵佔我領土之先例也，結果最近之將來，為歐戰後將滿二十年之期，正所謂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完成之日，大戰不發於東，將爆發於西，再進而推測之，國聯軍縮公約等背影為何，正所以演進利權相同數國，而對付其不同數國之大戰也，欲圖幸存，其努力準備之度，又當如何。

德國當歐洲大戰後，因戰敗割讓生產要地，對於比法兩國，負擔賠鉅額之款，大有奄奄一息之勢，加以戰後遭種種無理條約之待遇，如法比佔領其魯爾實業區域等事實，此德國誠已不堪壓迫之苦，會列強對蘇俄恐怖正甚之時，乃運用其外交手段，與俄國聯合，以抵抗協約，英國既懼赤化之西漸，復因法國勢盛凌已，乃決計助德國復興，一方面防止其聯俄，一方面更可利用德國以制法國之凌已，又復竭力謀德法之接近，以顯其大為無我之觀感，

夫如斯一舉數得，實行其道維斯之計劃，解決賠償問題，簽訂羅加諾條約，解決保安問題，並邀德國參加聯盟，予以常任行政會議之席，德人之計遂得，始與列強漸次列於同等地位矣，今茲對於萊茵撤兵問題，對法比兩國賠償問題，相繼解決，國際地位日高，不可謂非聯俄恐嚇列強手段之巧也，然德國受英國之籠絡，仍不忘情於俄，時施其左顧右盼之技，藉以要挾列強，以獲得非常之利益，日趨復興之途，狡哉德人，滑哉英人，其持外交之手腕，轉危為強，變萬惡之環境，為安適之境遇，增進國勢之昌盛，促進民族之幸福，由此觀之，非特武力雄厚可致其強國，即外交策略之深刻，亦大有足稱者矣，政略之貫徹，武力之實行，亦多有賴於此者也。

古人云，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無他，從來因政治之累，作失戰機，傾覆國運使然，古今東西不乏其例，各國軍事家，及富於軍事常識之政治家，擁護統帥權之獨立，非無故也，近代之戰爭，莫不以國家之全力舉赴之，而軍事受政治上之統制，且見其多，時勢所趨，自然之理也，雖然軍事若濫受政策之左右，欲獲得戰勝之成果，不可得也，歷次世界大戰，可為明證，以是任將

來之戰爭者，不問政治家，或軍事家，凡於軍事及政策有關係者，作正當之了解，謀國運之昌盛，促進民族之幸福，徵諸過去研鑽戰史之軍事家，或洞悉內政外交之政治家，莫不以此爲然，因世間每每過去戰爭成果，不能不予以確切之認識，就現代國民戰爭，政略與統帥之密接，確於勝敗國家興亡有絕對之關係，研究本書及世界戰史者，必認爲政戰兩略，如同車之兩輪，相依維命也，夫戰略爲完成政略目的之手段，外交策略爲完成戰略之成果，以及一切內政完美，軍事充實，尤爲外交之後盾，如此循環相依，互爲因果，協調如一，使國際地位日高，民族氣數日盛，此爲任將來戰爭者，不可不研鑽過去世界戰史者也。

附錄

國防建設軍制的必要

世界各國國情不一，國防建設，自有不同，就現今日法伊等國，徵兵制度，（徵兵即軍國主義之代名詞，其意義以全國壯丁皆須服常備兵役義務，實行時，即使每年全國廿歲男子，在同年充當現役兵，亦即全國人人皆兵之謂也。）世界各國，莫不有募兵過程，而英美以及歐羅巴各小國，雖多採取民兵制度，（民兵亦即軍國主義之代名詞，如在國防上之標語，曰，人人共有國防，必須人人共守，其意義即任何民族用武器無理的來干涉本民族自由時，人人均有持武器，捍禦此種外侮的責任，換言之，亦人人皆兵之謂也，）然皆有募徵兵兩種制度之經過歷史，考諸軍制歷史，因當時國情（政治上設備完成否等關係）之需要，有非尋例採取不可之原因，如以上諸徵兵國家，先以應急鞏固國防非實行募兵制度，不足以應付當時之外侮，俟政治上一切徵兵設備完成後，即實行徵兵制度，求健全教育訓練程度，舉整個國中壯丁以達成赴戰爭之目的，美國自一七七五年七月十八日以前，徵募

足徵民兵制度勳員之困難及教練程度之不良

併施，此後宣佈全國十六歲至五十歲之強壯者，皆須服一年兵役，至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獨立宣言後，以軍事訓練，（軍事訓練分兩種，一曰平時，一曰非常時，前者在一般學校，後者完全受軍事訓練，此曰民兵制度，）漸次實施中學以上各學校，迄至一九一五年五月開始準備對德作戰，至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方對德宣戰，當時正規軍護國軍，（常備兵，兵力，只有十九萬人，對此十九萬人中之頭目，加以三個月初級軍官養成訓練，更將全國六百個大學校的大學生，編入軍籍，授以四個月初級軍官專門養成訓練，屆至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大戰終了時，開赴戰場者已達二百萬，已編成未出發者百七十萬，需時不過二年，軍官之速成者達卅六萬，野戰軍之編成，竟達三百七十萬，此為民兵制度過去之概略，英及歐羅巴各小民兵國，與此略同，茲不另述，日本自一八六五年，明治開始維新，至一八七〇年，下令變藩鎮為陸軍，練軍之方式，仿效荷蘭，未及仿效法國方式，過數年以德戰勝法國的關係，復傾全力仿效於德，及至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我敗而日勝，過十年即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時，日勝而俄敗，至一九〇八年，日本因當時全國人口中，每年有二十萬至

觀乎此可知徵兵國家動員之敏捷與教練之程度

二十五萬二十歲男子，以軍國主義之目的，其憲法頒佈使每年二十歲男子，於同年全數入伍，由是達成全國皆兵之主張，此後日本每年約有二十萬退伍兵，亦約有二十萬人入伍兵，迄至現在，每年現役兵總計陸海空軍兵力約四十萬，（按其軍制常備五年四個月，後備十年，國民兵役五年八個月，即每個國民須充二十一年兵役，至四十一歲退伍，常備役又分現役二年，預備三年四個月，合現預兩役，共五年四個月，）此四十萬即兩個年二十歲之壯丁，若以五個年四個月計算，五乘廿萬約得一百萬常備兵，後備役十年，以十乘二十萬，可得後備役二百萬，再以四十一歲退伍計算時，尚有五個年八個月的國民兵役，以五乘二十萬，可得三十六、七歲至四十一、二歲國民兵約百萬，總合每壯丁自二十歲入伍，至四十一歲退伍，共二十年，故由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三二年間，除去病廢死約可得三百六七十萬人，此為日本徵兵制度過去之概略，即伊法等國，取法亦然，茲不另及，然徵兵國，按每年之軍事預算，及人口之生繁事，有不能使每年之二十歲男子全行入伍之虞，若以軍國主義而言，又不能使每年受軍事預算限制之過剩二十歲壯丁，不受軍事訓練，此不能不採取民兵制度方法

以補足之，達成全國皆兵目的，如日本在一九二五年，由二十一
個常備師，裁減四個師，以此常年軍費，充作擴充航空坦克車瓦
斯等費，以此四個師之軍官充中學校以上各學校之軍事訓練，（
近在日本閣議上更欲縮減十七個常備師中四個師，變為輕步兵師
，即由四個師中，減去二萬人，決議待行時，已向我東三省進兵
矣，此後只有增無已，奚用減縮焉）此亦為徵兵制度之國家，進
而採取民兵制度之實例，要之此兩種制度，孰為有利，論兵者，
皆謂徵兵國家於平時保持多數常備軍，富有良好技術之教育訓練
程度，並有極充分之機動性，一遇國交破裂可於短少時間內，以
多兵深入民兵制度之敵國境內，對民兵制度之敵繼續集中之兵可
得各個擊破之利，且以訓練之精，可得以少擊衆之利，民兵制度
之國家，平時因財政關係，保持少數常備軍，委軍事訓練于學校
，及社會中，一旦國交破裂，非有若干時日，不為編成野戰軍，
（參照美國對德宣戰之準備）始有國聯及非戰公約之出現，此條
約上載有不幸任何兩國，當國交決裂時，應將此困難問題呈出於
國際聯盟，及非戰公約會上，予以相當時日制裁之，如認為不能
解決時，方准該兩國自由行動，論者謂此項條約，雖係維持世界

永久和平之要訣，亦英因已國軍制上之需要而生，不過欲獲得軍事動員餘裕時間，特爲遲延耳，誠不謂無因，（參觀美國對德宣戰之準備）若以募兵制度觀之，其弊害不勝枚舉，茲不贅述，以經濟論，民兵制度爲最好，然以吾國政治上之設備，及鄰國之關係，如以國民教育之落後，似應積極採取徵兵民兵兩種制度爲適當。

ca
16/12/

